



胡小姐的今生今世

赵凝◎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漂泊不定的都市男女，爱一场，梦一场。

胡小姐的今生今世



赵凝◎著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小姐的今生今世 / 赵凝著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03-521-8

I. 胡... II. 赵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9048 号

胡小姐的今生今世

作 者: 赵 凝

策划编辑: 张国辰

责任编辑: 张 悦

装帧设计: 余一梅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65133160 (发行部) (010)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8 × 230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03-521-8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 目录
Contents

第一章 · 相识	001
第二章 · 甜蜜	016
第三章 · 秘密	030
第四章 · 欲望	044
第五章 · 意外	058
第六章 · 醒来	073
第七章 · 疲惫	089
第八章 · 伤痕	105
第九章 · 逃避	121
第十章 · 靠岸	137



目录 Contents

第十一章 · 心虚	154
第十二章 · 泥潭	168
第十三章 · 纸人	182
第十四章 · 乐园	196
第十五章 · 真相	210
第十六章 · 镜妖	224
第十七章 · 佛缘	238
第十八章 · 迷乱	252
第十九章 · 今生今世	267
后记	282

第一章·相识

1. 火车

胡小姐跟那个男的是在火车上认识的。他俩都觉得命运这个东西纯属巧合，为什么他们不是坐在15号车厢，或者17号车厢，偏偏上了16号车厢，坐在彼此对面了呢？两个人想着同样问题的时候，就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一眼。

问题就是出在这一眼上。

胡小姐看那个男的，个子虽然不算很高，人也偏瘦，但显然不是胡小姐的家乡湖南人。湖南人对北方人有两种看法：一来向往北方男人的彪悍骁勇，身高马大；二来又觉得他们有点傻大黑粗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胡小姐听这个人的说话，知道他是北方人。他的脸儿倒是白白的，有一道直挺挺的鼻梁和一双不安分的眼睛。

那个男的看胡小姐，想起他跟朋友开玩笑说过的一句话来——“湖南女孩裤带松，搞她们容易些……”一想到这儿，他嘴角浮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胡小姐把脸别向窗外。窗外正是美得令人眩晕的景

色，夕阳把大片坡地染成金红色；移动的车窗就像一只伸进金色土壤的巨大的犁，它剖开金色乘风破浪地往前走，大地在徐徐后退。那些剪影般的灌木植物连成片，连成黑影，它们是黑夜的影子，预示着在短暂的金色之后，大面积的黑色就要来了。

胡小姐本名叫做胡爱爱，长沙人，在机关工作，兼做一点小生意。就在她对着车窗外的美景发呆的时候，生意就从电话里钻出来。顺便说一句，她手机里的“彩铃”是一首很温柔的情歌，虽然她已经26岁了还没找到男朋友，但爱情歌曲她是一路门清的。谁谁谁在某年某月发表了哪张专辑，她能在任何场合倒背如流。可这跟她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些都是她东一耳朵、西一耳朵听来的。在长沙，只要你不是聋子，各种娱乐信息就如空气般地存在于四周，只需脑袋轻轻转动一个方向，各种各样的消息便自动灌到耳朵里来。爱情歌曲，对爱爱这种女人来说，就像拈一下手指那么容易。

长沙是一个娱乐城市，娱乐业很发达，电台N多，走两步就能遇到三个，电视节目做得全国有名，卫视上星的节目他们都不看，要看只看本土的。湖南的娱乐业是自成一体，就像他们酒吧和迪厅不分、中餐和西餐混搭、茶楼和饭馆乱混一样，在这里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

胡爱爱手里拿着一部宝蓝色的手机，眼珠子一下一下地转着，瞟着窗外，嘴里不时地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。

她说：“嗯，嗯，嗯……不过，这单生意我恐怕做不了，单子太大了，我吃不消啊。”

她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电影里的人物，眼神流转，声音轻柔，坐在她对面的男人一直盯着她看。当他俩目



光碰上那一刹那，都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啪”地跳开去，转向别处。

车窗外仍旧是大片移动的风景。两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点恍惚，不知此时此刻自己身在何处。胡小姐是一个能干的女人，在单位她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办公室文员，在生意场上她又是一员长袖擅舞的女将，能得要命，别人搞不定的事情，她一出马，立刻有了结果。

胡爱爱合上手机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对面男人沉甸甸的目光。那目光先是落在她手背上，又在她胸部停留了一小会儿，像是某种无形的抚摸。然后那人把目光移向胡爱爱的脖颈和脸蛋，直视着胡爱爱的眼睛，突然开口说话，一副自来熟的模样，“哎，什么生意呀？那个什么……我刚才听你说生意来着。”

胡爱爱看着座椅对面的男人，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。

“你在跟我说话吗？”她有些犹疑地问。

“是啊，我也是个做生意的人，所以一听‘生意’两个字就很敏感，到底是什么生意呀？能跟我说说吗？”

胡爱爱说：“噢，是一单专业灯光、音响的买卖。有一个很大的酒吧要开张，马上就要装设备，他们催着我做，但我现在还在犹豫接还是不接。真的很犹豫。”

男人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上，对胡爱爱说：“来认识一下吧，我的名字很好记，我姓马，叫马特，特别的特，一般人见我第一面就记住了。”

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车窗外的天空已由暖红色渐变成冷灰色，车厢里亮起了灯。一些人手里拿着圆桶的方便面到处找水，只有他俩按兵不动，好像忘了有吃饭这回事儿。他俩一直聊天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要



说，一口气聊了两个多小时。感觉到饿的时候，周围的东西已经被人吃光了，他们满足地用牙签剔着牙，目光呆滞地望着他俩。

那个名叫马特的男人突然开始忙碌起来。他先是掂着脚尖儿在行李架上够呀够，够下一个黑包来，然后像变魔术似地从包里变出一大堆吃的来，有咸鸭蛋、火腿肠、听装可乐、鱼片，甚至还有一袋真空包装的烧鸡。真不敢相信那么小的一个旅行袋，竟能装下那么多东西。

“咱们先吃饭吧！”

马特说这话的时候，让胡爱爱产生出一种错觉，仿佛他俩很早以前就认识，有一种前世的缘分。

2. 忙碌的胡小姐

忙碌的胡小姐又回到她原来的状态。她忙起来就像一只彩色陀螺，在湿漉漉的浅灰色城市里东奔西突。长沙是一座皮包里需要永远备着伞的城市，天气总是走极端，不是艳阳高照，就是大雨突然而至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当然也有小雨霏霏的时候，每当这种时候街上到处都是泥水，胡小姐只能掂着脚尖儿走路，看起来就像在跳芭蕾舞。

有一段时间，胡爱爱已经把那个叫马特的人给忘了。火车上的那一段经历，犹如幻影一般，一晃而过，没有留下什么。胡小姐只隐约记得那人记了她的一个手机号，是“嘀嘀嘀”按进他手机里去的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胡爱爱并不介意，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，她也算得上是一个江湖之人了，她知道萍水相逢的事每天都在发生，没有谁会当真，留个电话也不见得有人会打。

胡爱爱花蝴蝶般地飞来飞去。她最近迷上一种“蝴

蝶妆”，画起来很费事，需要用三种颜色的眼影来衬托，但画好后显得眼睛很亮，好像星星一样。“蝴蝶妆”还需要在头上扎一条飘逸的印度丝巾，整个人看起来充满异域风情。

她忙起来的时候，早上八九点钟出门，办完一件事接一件事，一般要到夜里一两点才能回家。她的生活是极不正常的；有时为了陪客户吃一顿饭，会花去两三个小时；有时又速战速决，三五分钟就吃掉一个盒饭，用纸巾匆匆擦擦嘴，继续忙她手头的事。

时间在她手里是有弹性的，或长或短，掌控自如。她也会跟那些色迷迷的老头周旋，陪他们吃个饭、喝个咖啡，然后得到一笔订单，这笔钱就够她花上一阵子了。她有时也挺佩服自己的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她常常穿着睡衣爬起来跑到镜前，自己对自己赞道：“爱爱呀爱爱，你真行啊！”

她用手点点镜子里那女孩的鼻子，说：“你呀你，怎么就这么聪明！”

屋里的温度有点低，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秋凉了，雨点啪啪地打在窗子上，令人内心略感凄凉。26岁的女人，对爱的渴望是强烈的，特别是在晚上，好希望有人能陪着她，用力抱着她，或者相拥在一起看电视。可是，这样的人始终没有出现。也有喜欢她的人，可他们大都是有家室的，武纪凡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武纪凡有时会在半夜三更打来电话，那一定是她老婆不在家的时候。武纪凡的老婆一回娘家，武纪凡必定给胡爱爱打电话，半夜三更就想跟她见面，约她一起出去吃夜宵，或者去酒吧凑热闹。长沙的酒吧异常燥热，狂躁的音乐大有不把你震死不罢休的阵势，许多酒吧其实



就是不折不扣的迪厅。在音乐中一切都是跳动的：桌子在跳，板凳在跳，连血液都在跳舞，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情绪。

胡爱爱管武纪凡叫老虎，武纪凡就很受用，说：“什么时候看看老虎的真相？”

“你有什么真相啊？”爱爱有些撒娇地问。

“男人的真相。”

这天晚上，胡爱爱又到接老虎的电话，老虎说上次你让我办的那件事表格拿到了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。老虎的家胡爱爱去过一两次，到处扔着凌乱的软垫子，沙发的缝隙里卡着瓜子皮，看上去有些脏。胡爱爱想象着老虎一家人坐在沙发看电视的情景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

老虎说，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所以约她过来小坐一下。

爱爱说，上次托你办的事情有眉目了没。

老虎就凑过来说，哪儿那么容易呀！现在你知道，办点事很难的，特别生意上的事。现在人人都知道挣，我的一张纸就能让你做成一笔买卖，所以呀，急不得的。

一边说着话，老虎的手就在爱爱身上摸起来。“一张纸就能让你做成一笔生意”，爱爱耳边回响着这样的话，身体木在那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老虎摸女人的技术是很纯熟的，不轻不重，不缓不急。爱爱一开始还有抵触情绪，但是渐渐地她就闭上眼什么都不想了。她感觉到那只手在她身上游走，先是摸了她的头发，从头顶到发尖，然后转移到她背上，很轻地揉着她背上的那块骨头，让爱爱觉得有点酥。

“不，不要嘛。”

“你又怎么啦？”老虎有些扫兴地问。

“没怎么，我要走了。”

老虎也不强求，他放开手直起身子，用手捋捋额前的头发说：“那我送你到门口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门口，单元门口的灯光有些昏暗，让爱爱觉得头晕。老虎那句话还在她耳边打转，“一张纸就能让你做成一笔生意”，她想，自己是不是得罪老虎了？

3. 就像闻到了钱味儿

老虎真的帮爱爱做成一笔生意之后，那个在火车上偶遇的男人马特，就像闻到了钱味儿，他一个电话打到爱爱手机上，让胡爱爱猜猜他是谁。

“喂喂，”他用有些刻意声音对爱爱说，“猜一猜，我是谁？”

这句话说得有些像台词。胡爱爱看了太多日剧、韩剧、偶像剧，对电视剧里的那些场景深信不疑，相信有一天，浪漫的故事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胡爱爱被这种戏剧化的声音迷住了，她心里虽然一震，但嘴上却说：“你也太无聊了吧？认都不认识，干吗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谁说我们不认识？不认识我哪来的你的手机号？”

“哼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叫马特，就是火车上那个……”

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，在火车上我们一起吃过东西，你好吗？你在哪儿？什么时候到长沙来玩吧？”本来是一句客套话，没想到耳朵里传来的声音却是：“我就在长沙呢。”



胡爱爱又问了一声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那人就说：“就在家楼下。”

“真的吗？我不信。”

“那你走到窗口，撩开窗帘。”

胡爱爱就真的走到窗口，将白色窗纱掀起一角。她果然看到楼下站着一个人，他穿着一件浆果黄色西装，房间里响着西班牙舞曲，那种声音正和那人身上的黄颜色相扣，让爱爱心中猛地一动。

“我看见你了，”爱爱说，“你穿着黄西装。”

“准确地说，是浆果黄。”

楼下那人一字一板地说。

胡爱爱转身把电话丢在桌上，飞奔下楼去。她好久没有这样冲动过了，下楼梯的时候绊了一下，差点儿从楼梯上滚下去。站定之后，她对自己说：“我这是怎么啦？”她用手捋了捋刘海儿，对自己自嘲地笑了一下，然后继续飞奔往下跑。

胡爱爱站在马特对面的时候，忽然有些感动，因为那个男人身上大包小包挂了竟有六只之多。胡爱爱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马特说：“啊？大老远跑来看你，总得给你带点礼物吧。”

“带一个就够了，弄那么多干吗？”

马特面露顽皮之色，咧嘴一笑，说道：

“又不是都给你一个人的。”

“噢。”

胡爱爱说着，就去接他手中的包。他们一起把包送到楼上，洗了手，转身一起约好下楼去吃饭。临出门马特又问：“可以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刚才怎么不说？”

“有点儿不好意思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，感觉上仿佛已经交往很久了，没有一点陌生感。街对面那家湘菜馆不错，胡爱爱常爱在那儿请客。他们过街的时候，来回穿梭的车很多，胡爱爱不由自主地拽住身旁男人的衣袖。马特是一个敏感的男人，他很快就接到了这个信息，并把它转换为对女人的百般呵护。

“爱爱，当心点儿！让我拉着你的手。”

他的大手拉着她的小手，走过没有斑马线的慌乱街头。爱爱感觉到那只手的肉很厚实，让人有一种安全感。“安全感”三个字落到胡爱爱脑子里的时候，她整个身子都感到轻飘飘的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和老虎在一起的日子好是好，就是没这种感觉。

在吃饭的时候，马特把来意简单地说了。他说这次来呢，是为生意而来。他说自己是一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，哪儿有生意就像猫闻到腥味儿似的，生意人就会往哪儿走。他说上回在火车上，他记得有人给胡爱爱打过一个电话，说有一个大型灯光音响工程“CC工程”问爱爱是否“吃得下”。爱爱当时就说“吃不下”，不想接。马特说，这次他来就是为这事，他说“CC工程”他想吃下来，不知爱爱肯不肯帮忙。

胡爱爱当时就拿出电话，手指在上面“滴滴答答”点了一阵。电话接通的时候，爱爱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妩媚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嗲，她说：“申老板呀……”

4. 浆果黄西装口袋

马特来的时候，胡爱爱存折上正好有六万元的存

款,这是她除工资以外,靠做工程赚来的钱,稳稳当当存在存折上,想着过一阵子等攒够了钱,在湘江边买一处房子。

马特的出现打乱了胡爱爱的计划,一是两个人在一起开销变大了,二是马特问胡爱爱借了一万元作为本钱,他说他要在长沙大干一场,他说生意上的事他最在行。

胡爱爱以前是个很精的女人,别说问她借一万块钱,就是借一块钱,那也得费半天口舌。但马特就有那么大本事,在他们见面后的第三天,一万块就从胡爱爱的户头上飞到了马特浆果黄西装口袋里。

那只西装口袋好像特别能吞钱似的,一大袋钱放进去,没一点痕迹。他们像一对真正的情侣那样,手牵手走在街上,没人知道他们相处只有三天。

他们的关系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,一见面就上床了。他俩虽然同居一室,但并没有真正的身体接触,马特尽量表现出对胡爱爱的“尊重”,这让爱爱觉得挺感动的。

他们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有了那种关系的,在此之前他们连拥抱都没有,最多就只是拉拉手,而且还是两人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。等回到家里,马特变成了绝对的君子,他要换衣服的时候,一定要爱爱转过身去。

爱爱说:“谁要看你!”

马特挥挥手说:“转过去,转过去。”

胡爱爱背过身去的同时心想:“这男的是不是有些不正常啊!”正想着,马特已经换好衣服凑过来说:“在想什么呢?”

“没想什么。”

“你真可爱!”



5. 欧阳果香

胡爱爱的母亲欧阳果香是一个略带神经质的时髦女人。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女儿被一个男的骗了，她半夜给女儿打手机，女儿关机了。

她感到不对劲，披衣从床上坐起，在秋天微凉的空气里，她感到自己揪住衣角的手有些抖。

“啊，我这是怎么啦？”她听到自己在半夜里跟自己对话的声音。大床的另一半已经空了，自从胡爱爱三岁那年，欧阳果香跟丈夫分开到现在，她身边的男人就没断过。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，又会生活，一直是不少男人追求的目标。女儿小的时候，日子过得有遮有拦的，和男人约会总有“偷情”的味道，生怕女儿看到了“影响不好”。自从女儿大学毕业后到省会长沙去工作，欧阳果香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跟男人约会了。

——你现在越变越年轻了。

——因为我自由了。

——女儿要去长沙了？

——是啊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，再也不用担心我家爱爱会看到什么了。

她手里拿着一支烟，一边给男友打电话，一边不时地吸上一口，烟雾模糊了她的视线。她眼前出现了可爱的小丫头从小到大的一幅幅画面，她想，日子过得真快呀。

现在，爱爱在长沙已经工作五年了。这五年间她没少替女儿操心，总是担心有坏人要骗她的宝贝女儿。女儿自认为能干，母亲的话她自然是听不进去的，有时在电话里也跟母亲吵架，怪妈妈瞎操心。



“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又不是没长眼睛，什么骗子不骗子的。他要真是个骗子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等你看出来就晚了。男人是什么？男人是戴着帅哥面具的吸血鬼，妈还不是为你好，怕你吃亏。男人嘴甜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过后翻脸不认人。”

爱爱说：“妈，那是你遇到的男人吧？你别把自己的遭遇到的全都强加在女儿头上，我可不是你——我和你不一样。”

“女人和女人都一样……”

她们总是在电话里吵来吵去，争执不下，最后总有一个要愤愤然先挂电话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她们母女俩每年都要换一只新电话，因为摔电话的频次过高，电话机总是受不了这两个女人的脾气，一次又一次地罢工。

欧阳果香是一个半仙式的人物。她第六感觉准得很，如果她半夜醒来想起女儿，抓起手边的电话立刻就要给女儿打。她刚才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梦见一个戴面具的男人正把手伸向女儿的口袋。

欧阳果香在梦中大叫了一声，然后从噩梦中醒来，醒来后依旧看见那个戴面具的男人站在跟前，她伸手去抓，却抓不到他。她害怕极了，匆忙间捻亮手边的灯，她看到衣架上有人遗留下的一件西装，“原来是西装的影子在作怪呀！”

“浆果黄色西装？”欧阳果香不记得刚刚离去的那个男人，有过这样一件衣裳。

6. 爱爱关掉手机的晚上

爱爱关掉手机的那个晚上，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。